捐肾救女的心灵挣扎
>>详见C04、06、07

随着城镇的迅速发扩大,一间间瓦房拆了,一个个生机勃勃的农家院消失了,
祖祖辈辈在“地上”生活的农民被装进了“笼子”,悬上了半空,他们住上了城里人住的楼房……

“笼”罩的日子 失重的幸福

文/本报记者 赵松刚 于潇潇 文/本报记者 孙国祥

农村人对拆迁的理解直观又简单:旧瓦房拆了,搬到新楼里去。

搬新楼、住别墅,有水有电有阳台……一家子好几代人美梦里的图景。“城里人的日子”,就是那么好。

村里的旧房一排排地倒了,“上有老、下有小”的汉子忙不迭地拉家带口、搬进新楼房。

如今,很多人都经常站在新楼的阳台前,向西南方张望,那里曾是村子的旧址。他们的视线越过大片的农田,越过还未拆迁的周围村庄,感觉中幸福似乎不是想象的那般完美。

这像是一场美梦,但是来得太快、这“幸福”让人无法心安理得,有些措手不及,而且带着小心翼翼。

搬进楼房之后的幸福总是悬在半空,要小心翼翼地享受。

楼太高,心是在半空悬着

老姐妹们不能常来,对于她们来说,穿过一条几百米的小路,经过小区门卫,走过几栋楼,到达没有一棵树的刘老太“门前”,是一件太复杂的事情。坐在白花花的水泥院子里,聊天似乎都变了味道。

88岁的刘老太独自坐在沙发椅上晒太阳,拐杖支在椅边,对面是一张单人床。住处很小,只有三十平方米,秋日上午的阳光透过两扇玻璃门,不遗余力地铺满大半个房间。刘老太穿着夹袄,眯着眼,几乎坐成一座面容慈祥的雕像。

整个小区很安静,邻居们有的上班,有的下田,所有的门窗都紧闭着,只有刘老太和她“蜗居”的车库敞着门。

小区一“栏”之隔,隔开了临朐县曾家洼村的秋天。村民高高的墙垛上晒着玉米,院墙外搓好的玉米粒散在水泥地上,农妇用耙子将其摊平,不时有人扛着锄头经过,大声说话,小孩子在路上跑,惹得村里狗吠声一片,秋风在白杨树间穿梭,干粪的味道扑面而来。

2009年以前,刘老太也曾是这熟悉风景里的一笔。耄耋之年的她耳不聋眼不花,天气晴好的日子里,她会撑着拐杖,拿个小马扎坐到太阳下,和村里的老姐妹聊天,偶尔还能捡拾些秸秆回家生火。

曾家洼村处于临朐县城边缘,距县政府不足6公里,村子周边是临朐县制铝企业的聚集地。工厂多了,土地一天天成了稀罕物。2006年,村里决定起建居民楼,让村民“过上城里人生活”,一边也省出土地来。村里出地皮盖楼房,村民们只需拿建房的材料费和手工钱。但“进城生活”有个前提,村民得和村里签个合同——只要村里用得着,村民原住房可以被无偿拆掉。

极盼住楼房的近二百户村民很快交齐了房款,每平方米700元上下。十栋楼房拔地而起,2009年曾家洼村民开始了他们的“城市生活”。

刘老太的两个儿子都早早地外出打工挣钱,算是村里的“富裕户”。兄弟俩选了三楼和四楼,刘老太在两个儿子家里轮流居住。可住了一个月,刘老太死活坚持搬出来。在她眼里,住楼房“实在是太憋闷了”。

她说,楼房太高,“不接地气”,刘老太觉得自己的心“老是在空中悬着”。

两个儿子无奈把楼下的车库腾了出来,改造成一个小房间,每天送饭,天气不好的时候把母亲接上楼。老姐妹们还是不能常来,对于她们来说,穿过一条几百米的小路,经过小区门卫,走过几栋楼,到达没有一棵树的刘老太“门前”,是一件太复杂的事情。坐在白花花的水泥院子里,聊天似乎都变了味道。

幸福总是“小心翼翼”

种地赚不了什么钱,打工收入不稳定。“什么保险也没有”的贾洪安们不得不精打细算,小心翼翼地维持他们的“城市生活”。

贾洪安66岁,住进楼房对他而言,似乎是一件幸福的事。

“安静多了,也干净多了。”贾洪安这样告诉记者。他住在大儿子家,160平方的大房子,一楼。打开门,地砖很亮,贾洪安坐在沙发上看电视,老伴在屋里走来走去,不时整理房间。

贾洪安几乎忘了刚住楼房时,自己的局促和不适。

下地回家“连泥带水”的一身,走过之处都能蒙着一层土。有时候他会直接把地里的家什带进房间,横竖怎么放都不对,只好再拿下楼去;关门声总是很大,抽烟也不方便,想去见老朋友还要打电话“预约”……

贾洪安仍然包着6分地种菜,清晨5点半起床,到菜地里转一圈,拔草、锄地、摘些新鲜蔬菜。六点半左右回家,进楼门之前,先在楼下车库里换上干净衣服,放下工具。吃过早饭,和老伴分别送两个孙子上学,然后再换一遍衣服,到地里干活。

“多的时候一天得换三四遍衣服,谁让咱住楼呢”,贾洪安说,住楼得干净啊。

可是有些事情,贾洪安到现在也没法“习惯”,幸福感里总是多着一份小心翼翼。

“花销大了”,他给记者算着帐。“处处都要钱,每年要交150元管理费。天然气一立方九毛五,倒是不算贵,可是以前住平房,秸秆、树枝一划拉就是一堆,根本不花钱。”

最让贾洪安耿耿于怀的,是住楼后的取暖问题。“以前烧碳,一冬天烧一吨,也就干把元,现在少说也要三四千。”这对于一辈子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的他来说,几乎是一年的收成。

2009年冬天伊始,小区供暖由村东头的热电厂负责,计量收费,一立方米360元。村民们嫌贵,只有几十户供暖,这大大降低了供暖效率,贾洪安花了近两千元,屋内平均温度只有13度。两个月后,热电厂也“不干了”,小区开始和临朐县城统一供暖,一平方米26元,贾洪安又交了2000元,勉强过冬。

“今年索性不供了,实在冷就用空调吧。”贾洪安和老伴商量道。

种地赚不了什么钱,打工收入不稳定。“什么保险也没有”的贾洪安们不得不精打细算,小心翼翼地维持他们的“城市生活”。

房子拆了,根在哪儿呢?

魏家庄的西面,就是曾有过的治浑街村落。岳汉之常想,如果现在走下楼去,拿起很久没用过的那把铁锨,走到自家地头,不知道会是怎样的一种感觉。

岳汉之今年62岁了,治浑街村民。如今住在泥景小区13号楼2单元,房屋面积150个平方。2010年阴历的10月初二,一家人搬进楼房。从此,他每天早上6点左右起床后,会到泥河岸边锻炼身体,然后8点左右回来吃早饭,其余的时间大部分就在家里度过。

岳汉之一家4口,现在还剩下1亩2分地,今年秋天收了玉米后,就没有再种小麦,“等到明年再种点粮食。”岳汉之说,在没有搬进楼房以前,他基本上以种蔬菜为生。每天早上4点多就起床,赶到附近的集市上叫卖,每天的收入在30元左右,“晚上收菜也要忙到晚上9点多,这样第二天卖的菜会更新鲜些。”然而,如今岳汉之的家里,早已没有种菜收菜的家什,只有一把铁锨,还“孤寂”地放在储藏室的角落里。岳汉之回忆,今年春天,似乎老伴用它铲过草。

岳汉之有个老习惯,就是赶大集。以前的治浑街村大集,随着拆迁,如今迁到了2里外的高二路边。搬进楼房的村里人,没有改掉爱热闹的习惯,每逢四九大集上依旧人山人海,而大部分都是治浑街村的。岳汉之更爱热闹,经常去买点新鲜的蔬菜。即使没什么要买的,他也喜欢去玩玩,而不爱呆在家里闲得闷,“以前我就在大集上卖菜的,现在不卖了,但记忆是忘不掉的。”

岳汉之住的那栋楼,透过窗台就可以看到还没有拆迁的魏家庄,一片片新旧不一的瓦房,缓缓升起的炊烟,还有偶尔响起的犬吠声,与这边的安静全然不同。而魏家庄的西面,就是原来的治浑街村落,而现在早已经成了旧梦。岳汉之想,如果现在走下楼去,拿起很久没用过的那把铁锨,走到自家地头,不知道会是怎样的一种感觉。

在未拆迁以前,岳汉之家有一座在村里年代最久远的老房,大概有100多年的历史。那是他的母亲在临终前留给他的遗产,承载着岳汉之的童年、少年和成年记忆。2008年的6月1日,在拆迁的大潮下,岳汉之亲手将老房推倒。这座房子,曾容纳过岳家三代人。岳汉之回忆,那时村里的人都“抢”着拆房子,盼着早点搬上楼房,而他也是带着心疼,推开了老房的第一块砖头。

▶岳汉之的进“笼”生活挺有滋味,但他心里还是会时而失落

◀新房子的风格不太搭,新房里堆满的农资和

一周声音

楼市一年内难升温

——目前,限购、加息,以及后续可能出台的各种调控手段,让楼市变得就像广州骤然变化的天气,刚脱下短袖,就得披上外套。日前,人称“任大炮”的任志强发表博文《稳定市场是社会共同的利益》,并且称“至少一年之内,无需过于担心市场升温及房价上涨。”

除了“限制私车”,治堵还有没有妙药

——在第23届京津沪渝穗五城市规划工作交流会上,北京市规委副主任刘玉民表示,北京市规划、交通等部门正在研究制定有关交通规划的一揽子计划,“其中控制机动车数量方面肯定会有措施”。

这意味着,私家车的使用可能会受到限制。有业内人士表示,北京市官方多年来对私家车发展所主张的“不限制拥有,但引导合理使用”的主流表态,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。

车船税改革不应是一个加税方案

——有人大常委会委员说:“老百姓纳税够多了,我们立法的出发点不要总想从老百姓腰包里掏钱”。车船税梯度征收的方案实质上会造成层层加税的效果。

政府给高层次人才发放住房补贴仅仅是“锦上添花”

——质疑者认为,作为胡润富豪榜排名第二、坐拥293亿元财富的腾讯CEO马化腾,却一直在领取住房补贴,这既不符合住房补贴的原本意义,也是不公正之举。支持者则认为,这是地方政府对高科技行业的重视,对领军人物和杰出人才的奖励和关怀,与一般的住房补贴是两码事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则认为,这种物质的奖励对这些企业家来说没有意义,而且还会带来社会上负面的想法,还不如给予一些精神上的奖励。

“我爸是李刚”

——河北传媒学院2008级学生李一帆开车撞倒两学生被保安拦住,反而叫嚣道:我爸是李刚!其父是保定市某公安分局副局长。“官二代”校园撞死人后亮出爹,“我爸是李刚”成为10月16日后网络上最火的流行语。不仅如此,开展造句大赛、制作原创歌曲、绘制漫画,网友们再次用恶搞的方式将此事件讽刺到底。

“富人税”能否擦干“穷人泪”

——国家税务总局发出通知,要求各级税务机关进一步加强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,其中要求加强对财产转让所得、利息所得、股息所得、红利所得、经营所得等高收入者主要所得项目的个税征收管理。用征收的“富人税”来改善一下民生,缓解一下百姓的疾苦。我想,“富人税”是可以把“穷人泪”擦干的。